

經部

自莊嚴堪善本書影

◇主編 周一良

◇副主編 周景良 程有慶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主編 周一良 ◇副主編 周景良 程有慶

自莊嚴堪善本書影

任繼愈題



經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①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自莊嚴堪善本書影 / 周一良主編 . — 北京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13-2757-7

I. ①自… II. ①周… III. ①古籍—善本—書影—中國 IV. ① G256.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92086 號

ISBN 978-7-5013-2757-7



9 787501 327577 >

封面書名輯宋朱紹安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字

扉頁題字 / 任繼愈

責任編輯 / 徐 蜀 孫 彥

裝幀設計 / 李 璿

書 名 自莊嚴堪善本書影 (全七冊)
著 者 主編 周一良 副主編 周景良 程有慶

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 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畫中畫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 張 11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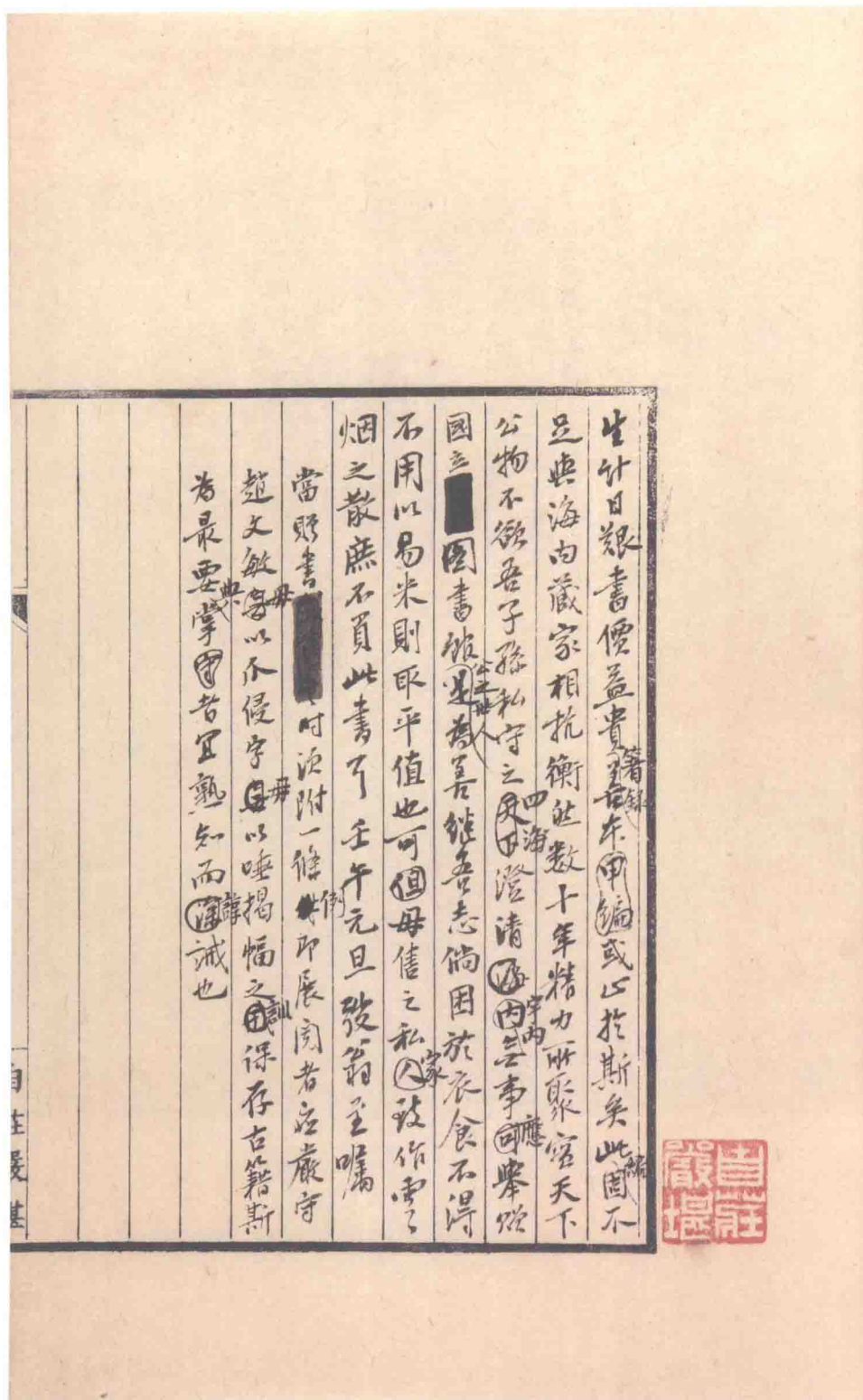
印 數 1-500 套

書 號 ISBN 978-7-5013-2757-7

定 價 8000.00 圓



1979 年周叔弢攝於天津陸南道家中



1942 年周叔弢手訂所藏善本書目卷首題記

周君叔弢勘書圖序



秋浦周氏自慤慎公以來與余家論文已歷四世
矣道義文章互為師友風誼之篤雖懿親不
啻焉桑海以後於群從昆季中與叔弢過從
尤密則以癖古嗜書為之緣也君自青島移
家津門始相接晤其收書亦微後於余然君
之為人也貌婉而神清才敏而志定澹聲色
薄滋味寡氣矜畏榮進怡然沒然若與世
無競者獨於古書秘籍則深嗜焉好專精
奮氣以肆求索若疾病之待藥餌而飢渴
之思食飲也旅津二十年殖業餘閑無日不
以訪書為事厥肆之人茗舟之估麋集其門
內而天府館庫之舊儲外而南北故家所散
逸珍異紛羅供其采擇由是頻歲所收宋元
古槧殆百帙名鈔精校亦稱是聲光騰焯崛
起北方與木犀軒雙鑑樓鼎足而立駸且駕
而上之噫可謂盛矣願君之收書也與恒人

異趣好尚雖摯而懸格特嚴凡遇刻本卷帙必取其周完楮墨務求其精湛尤重昔賢之題識與傳授之淵源又其書必為經子古書大家名著可以裨學術供循誦者至鈔校之書審為流傳之祖本或名人之手蹟必精心研攷以定其真贋不幸有俗書惡印點污塗抹之累則寧從割捨不予濫收設遇銘心絕品孤行秘本雖傾囊以償割莊以易而曾不之恤既收之後又亟繕完補綴存其舊裝襲以金粟之牋盛以香楠之匣牙籤錦褙芸芬麝馥寶護周勤故其藏書不侈閎富之名而特以精嚴自勵有客請觀必告以澄神端慮靜几焚香恪守趙文敏六勿之戒余每過津門輒詣君欣賞畫出新獲以相質證每當午窓晴旭夜漏風清吾兩人展卷細讀相對忘言宛如坐澹生堂中有縹函朱榻風過鏗然之趣逸情高致固難為不知者道也治事之隙不輟丹鉛常觀手校群書皆字畫端謹朱墨鮮妍頗具義門風格決不效菟園之火棗糕赤練蛇見訾於後世也余嘗觀當世藏書者衆矣豪門鼎族揮手

萬金指車不來束之高閣復其流品寧況齒牙
其有故家名輩心契古懽而鑑別無方蘭蕭雜
采亦有家富萬軸不通一瓶守帳秘以自私類長
門之永錮此其人皆弋取聲氣企慕風流或骨
董以貽譏或誇癡而致誚求其雅裁邃學善藏
善讀者志同道合能有幾人此也是翁稱絳雲
樓為讀書者之藏書所以異於清常潛在也嗟
乎若吾姊歿者既如任昉之多藏異本復魚子
才之善思誤書墨莊藝圃之中英絕領袖者非
子而誰屬耶余生平微尚雅慕願黃何意晚歲
棲遲欣逢俊侶昔人論詩有朱貪多王愛好之
說余衰頹廢學泛鶩無歸何敢仰企長蘆若
君之英姿卓識慎下雌黃奄有漁洋愛好之風
爰述舊聞聊資借喻或異時補書林清話者
存為故實俾藏園校錄得與莊嚴堪并傳則
炳燭之明實被餘光之照斯君之所以惠我良
多矣

丙子二月江安傅增湘書於藏園



序一

至德周叔弢先生以藏書名聞海內，早歲經營實業，建國以來佐理市政，經濟文章，並為世重。治事之餘，專嗜古今典籍，先生於書不僅有真知篤好，更專精致力於目錄版本之學，以是收書採擇至嚴，歷年所得若南北舊家歷藏之珍祕、天府館庫遺存之絕品，所聚宋元古槧、精校名鈔，珍異群集，蔚為巨擘。因取《楞嚴經》「佛莊嚴，我自莊嚴」之意，命齋名曰「自莊嚴堪」，由是自莊嚴堪藏書名播遐邇。先生收藏善本古籍，上承清初錢牧齋（謙益）、季滄葦（振宜），以至乾嘉時代乃至黃蕘圃（丕烈）諸家藏書傳統，而又不專注於宋、元、明刻及精抄精校本，遇清刻本中精品，亦頗看重，並不為前人所囿。如跋清嘉慶九年揚州康山草堂刻本《新安二江先生集》云：「丙午新春重威先生出示《新安二江先生集》，寫刻精好，紙墨瑩潔，開卷便有驚人之處。余嘗謂清代刻本可上追趙宋，下俯朱明，正指此等書而言，不僅以傳世至罕而見珍也。」對書之卓識遠見，自辟蹊徑，可見一斑。先生於版本鑒別更有獨到之處，又因篤好抄本校本，鑒別前人墨跡尤為精審，以是藏書中抄校本極具特色。晚清光緒間葉昌熾搜羅五代、宋、元以來至清末藏書家，博採事實，人繫一詩，其遺聞佚事，羅綴於下，彙為一書，名《藏書紀事詩》，實為藏書家掌故淵海。得此一編，如與古人相接，晚近以來，研習目錄版本之學者及嗜書之士，莫不視為斯文津梁。自莊嚴堪入藏古刻名抄，大抵可於《藏書紀事詩》中尋其蹤跡，即所謂流傳有自也。先生之喜抄本，既因抄本多出名家手筆，書法可供欣賞，尤在抄本之俱有來歷，如所藏書中有明嘉靖時史臣紀抄本《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此本係從宋紹興本錄出，又經毛氏汲古閣收藏，宋本今不存，自然可貴。其他如明代著名藏書家吳寬寫本《山海經》、朱存理寫本《珊瑚木難》、錢穀寫本《遊志續編》，以及穴硯齋、沈氏野竹齋、毛

氏汲古閣、錢曾述古堂，清初王乃昭、金侃、翁忭、呂氏講習堂（呂留良家）、鮑氏知不足齋等諸家抄本，皆見於自莊嚴堪藏書中，歷來寫本書流傳淵源，於茲可以覽過半矣。

先生早年收書，或出於個人興趣，其後藏書日益增廣，於賞玩研究而外，乃有爲國家保存一代文獻之崇高心願。二三十年代以來，大量文物及珍本古籍流往國外，先生則將保存文獻視爲至上事業，遇好書盡力收購，流出國外者亦盡力購回。一九三三年先生見日本《文求堂書目》，得知其從我國買去一批善本古籍，其中堪稱孤本者有宋刻《通典》及《東觀餘論》，當時《通典》索價一萬五千圓，因籌款不及，力不能贖，祇以日金一千圓收回宋刻《東觀餘論》。後《通典》被日人定爲「國寶」，不准出口，此事多年後先生言及猶遺憾不已。清季後期，宇內論藏書咸推「南瞿北楊」，瞿乃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楊即聊城楊氏海源閣，兩家藏書收羅宏富，古書授受源流，俱有端緒。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間，時局不靖，聊城兩度被匪軍劫掠，海源閣書慘遭焚燬，所幸一九二七年以來，楊氏後人楊承訓（敬夫）曾運藏書一部分至天津，留存家鄉之宋元祕籍及精校名抄，毀損之餘，四處流散，猶不在少數。當時對海源閣書覬覦者極衆，先生以朋友之介得識楊敬夫氏，其後陸續收集及由楊氏直接購入海源閣書多達五十餘種，未見《楹書隅錄》著錄者約十種，其間獨具特色、堪稱銘心絕品者在在皆是，略舉二、三如下：如宋刻本《新序》，此書清初錢謙益絳雲樓收藏，又經季振宜、徐乾學、黃丕烈、汪士鐘遞藏，後歸海源閣。《百宋一廬賦》云：「新序經進，年月具官，庚寅焚如，歷劫偏完，裨益是正，奚止一端，髣兮侈富，於茲寒酸。」即指此書。卷中有錢謙益、黃丕烈、金錫爵跋，及錢謙益、季振宜、徐乾學、黃丕烈等諸家藏印，尤爲難得者乃保有黃丕烈士禮居書匣，歷經二百餘年，書匣完整如故，並有舊錦套，足稱文物珍賞。又《新定三禮圖集注》，宋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刻公文紙印本，紙背公文有淳熙五年鎮江府學教授徐瑞卿、知鎮江府司馬笈銜名，小字精整，有大量木刻插圖，初印精美。此書宋、元間爲俞琰、俞貞木父子藏書，明嘉靖中歸大收藏家華夏真賞齋入藏，有華夏、真賞、季振宜、徐乾學藏印，後入海源閣，《楹書隅錄》未收。書中錢謙益跋見於錢氏《有學集》，錢謙益絳雲樓藏書於順治庚寅（七年，一六五〇）不戒於

火，付之一炬，此書得幸存，至堪欣慶。又黃丕烈得宋刻《陶淵明集》和宋刻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注》，因命齋名曰陶陶室，其中尚有藏書史上一段故事。海源閣主人楊以增得知「陶陶」因緣後，先後將兩陶集收入珍藏，海源閣書散，兩陶集被分別轉售，先生收得《陶淵明集》，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落入書商王某之手，其人知先生必不願「陶陶」離析，乃趁機居奇，結果以四千元高價購入，使「陶陶」分而復合。又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周禮》，係楊氏四經四史之齋四經之一；宋刻《南華真經》，眉端有宋人批校；宋紹興十八年荆湖北路安撫司刻《建康實錄》，汲古閣舊藏；北宋蜀刻小字本《王摩詰文集》，金刻本《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元延祐七年葉曾南阜書堂刻《東坡樂府》，元大德三年廣信書院刻《稼軒長短句》種種，皆流傳有自，各具特色。閣書歷劫猶得存此等精祕於天壤間，非止功在海源，國之文獻賴以保全，其沾溉後世，豈曰淺鮮，而先生辛勤搜求之志，信非常人所能企及。

先生愛書之忱，允稱無與倫比。凡遇古籍不全零本，常竭盡心力，以求劍合珠還，卒成完帙，不論其是否歸一己所有也。元岳氏荆谿家塾刻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附《春秋名號歸一圖》一卷、《年表》一卷，原為臨清徐坊舊藏，自徐氏散出，分別流入書肆。先生先於文友堂收得《春秋名號歸一圖》及《年表》，繼於肆文堂得二十三卷（卷二至十一、十四至二十六），藻玉堂得六卷（十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全書已得二十九卷，僅缺首冊卷一。後聞此冊一九三二年已毀於「一·二八」上海閘北日寇炮火之中，因從傅增湘（沅叔）先生乞其轉讓所藏宋撫州公使庫刻本《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配入。迨甲申（一九四四年）此本卷一又復現於世，而索價奇昂，展轉協商，至一九四六年終以黃金一兩購得之。經過詳先生為此書所寫跋文，跋中有云：「……珠還劍合，缺而復完，實此書之厚幸，豈僅予十餘年好古之願一旦得償為可喜哉。」岳刻首卷既得，先生乃檢前所配入之宋撫州刻本首冊（卷一、二），及宋紹興十二年汀州寧化縣學刻本《群經音辨》二卷，捐贈故宮博物院，此二書刻印精美，《群經音辨》猶保毛氏汲古閣舊裝，原係故宮舊藏佚去之本，得此即成完帙。先生跋云：「……故宮所佚，得此即為完書，予豈忍私自珍祕，與書為仇耶。」一九四九年先生復以購自北京書肆的宋刻本《經典釋文》第七卷一冊，捐贈故宮，

蓋此亦故宮舊藏之書，原書二十四冊，故宮藏二十三冊，得此一冊，即成完書，先生所慮在「書之厚幸」，非必享爲己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故宮圖書館一批宋本撥交北京圖書館，此三種今藏國家圖書館）。不僅對待書，書中原附前賢跋文，亦同樣看重，自莊嚴堪藏書中，有宋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一書，士禮居舊藏，有黃丕烈（蕘圃）跋。此跋不知何時散失，光緒間江標（建霞）曾在趙靜涵家見有此跋。一九四〇年北平書商王摺青郵寄黃蕘圃手跋兩通至津，正此書所佚者，蠹痕宛然，乃其徒喬景熹得之蘇州者，先生爲之「大喜過望」，命工補綴，裝於此書首冊，雖價奇昂亦在所不計。尚有一事亦應在此一述：先生藏書中有《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八十卷，第三十四卷佚，存七十九卷，卷各一冊，初印精美，正所謂紙如玉版、墨如點漆者，各卷後有施刊人朱紹安等姓名。一九九〇年三月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余與傅熹年先生（傅增湘先生文孫）相遇於京豐賓館會場，傅先生談及前數年清理「文革」抄家發還書時，發現殘冊中有數種可補北圖藏書中缺卷，已檢出，準備捐贈北京圖書館，其中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一冊，未知即周氏舊藏今藏北圖所佚之本否？如確係此書所佚，即歸諸北圖，以成全璧。二日後傅先生攜來此冊，果係周氏所佚之卷，裝幀全同，封面題字宛然，相隔若干年，不意有此巧合，驚喜讚歎，不禁感慨多端，此書終成延澤之合，若使先生與趙斐雲（萬里）先生得見此書璧全，當是何等喜悅。

先生於目錄、版本、校勘之學，有深邃造詣，每搜羅異書，發揚特點，恒手自校勘，展望所及，盡抒心得於題跋文辭中，或考訂版本，或評議體例，或敘述故實，皆足以津逮後學，讀之深受教益。故《春秋經傳集解》元岳氏荆谿家塾刻本，書中有邵桂子藏印，先生跋云：「按邵桂子宋淳安人，字德芳，號玄同，以文名著，登咸淳進士，任處州教授。宋亡，避地雲間，構亭湖上，名雪舟，著述其間。《天祿琳琅前編》著錄元本《東坡集》，即其所藏也。」又跋明王氏鬱岡齋抄本《塵史》云：「卷中校字審是王宇泰手跡，世不多見，殊可珍也。」跋清抄本《西渡詩集》云：「宋漫堂抄本，藍欄無直格，版心下方有漫堂鈔本四字，此書之祖本也。此本缺初至臨安等五詩，以每葉廿行，每行廿字計之，當得一葉，當是漁洋本偶脫耳。」

跋明十洲抄本《畫墁錄》曰：「……黑紙書衣，金雲莊家舊裝皆如是，韓淥卿嘗聞之黃氏滂喜園丈友朱某者，此藏書家之故實，不可不記。」（金雲莊即金德輿，字鶴年，號雲莊，又號鄂嚴，乾隆時桐鄉人，官刑部主事，善書，精鑒藏。《藏書紀事詩》卷五著錄。）

先生愛書之忱，可謂無微不至，書籍裝修關係書之壽命與文物保藏，先生維護舊籍，擘劃周至，見於題跋者，多有卓見。如跋元至正六年吳志淳好古齋刻《復古篇》云：「張有《復古篇》宋元舊刻傳世極稀，諸家書目所著錄者多為鈔本，此元至正好古齋本，字畫精雅，宋諱缺筆，蓋從宋本繙雕。舊藏楊氏海源閣，劫後流入天津某茶葉鋪中，……惜紙經染色，觸手即破，乃命工重裝，圍以素紙，居然面目一新，可便觀覽，書之壽命亦得延長，固無嫌於損舊裝矣。」跋明嘉靖唐詩抄本《緯略》云：「此本惜經俗子改裝，已非士禮居之舊，殊不耐觀，乃命工易書衣及前後副葉，書中襯紙則未換，恐拆訂傷書也。余所見古書能多存舊裝者，當推海源閣，若今人知重此者益鮮矣。」又跋清初錢曾述古堂抄本《李文公集》云：「……余初見此書時，尚是舊裝一冊，與《結一廬書目》合，旋為書估改裝四冊，古意遂漓矣。余嘗謂書之精神在紙光墨采中，非極渝敝，不可輕付裝潢，況世之能手如錢半嚴者又不可多得耶。」（錢半嚴名瑞正，乾嘉間裝修書籍良工，黃丕烈藏書裝修多出其手，黃氏題跋嘗記之。見《藏書紀事詩》卷七附錄。）先生既深感裝修一事之舉足重輕，又慮裝修良工之人才難得，遂在一九六〇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與徐森玉先生（鴻寶，原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聯名寫一提案，建議培養裝修人員及具體措施。後經文化部落實，於一九六一年舉辦古籍裝修培訓班，由北京圖書館與中國書店老師傅各帶一個班，在實際操作中學習，一期學習兩年，學員由全國收藏古籍較多的圖書館或博物館等單位推薦。培訓班辦了三期，至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結束，培養了一批繼承我國傳統裝修技術的人才，遍及各省市藏書單位。

一九五一年北京圖書館舉辦《永樂大典》展覽，先生舉舊藏《永樂大典》一冊（卷七六〇二—七六〇三，杭字韻）捐贈北圖。一九五二年遂將自莊嚴堪珍藏重要善本書籍七百十五種捐獻國家，今藏國家圖書館。

早在一九四二年，先生鑒於當時時勢，再收善本書恐已不易，因於手訂書目中寫明心志以貽子孫，文曰：「生計日艱，書價益貴，著錄善本或止於斯矣。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先生襟懷高朗，於茲可鑒。一九八〇年欣逢先生九秩華誕，余乃舉先生所捐贈畢生藏書精粹七百十五種編為《自莊嚴堪善本書目》，並輯錄先生藏書題識附後，以作紀念。天津古籍出版社謀出版此目，先生親自選定藏書中宋、元、明刻及抄本中精品五十種，印為書影，附於卷前，惜當時限於印刷條件，縮印甚小，不能盡展原書丰采。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將自莊嚴堪原藏珍本每種選擇代表性書葉攝影精印，輯為大型影譜，以體現祖國優秀文化傳統，藉存一代文獻，從而為古籍版本學研究，為弘揚我國書籍發展史提供一部實用參考資料，甚盛事也。因不揣矇陋，就所知謹為之記。後學冀淑英，一九九九年九月。

序二

至德周叔弢先生是藏書大家，也是我國私人藏書活動結末的重要人物。所藏善本古籍已先後捐獻國家，其《自莊嚴堪善本書目》也已問世。惟所附書影過少而印製未精，讀者未能窺其全貌，實為憾事。今《自莊嚴堪善本書影》編輯完成，將精印面世，實為書林盛事。

先生藏書特色，傅沅叔曾以「不侈閎富之名，而特以精嚴自勵」許之，自是知言。先生所倡藏書五好之說，可為選書標準注腳。所藏宋本陶集二種，為黃薨圃陶陶室故物，先生前後收得，書估居奇，終得璧合。其中故事，俱見書跋。不祇是訪書佳話，其間辛苦，也俱見於是。先生所得宋元精本，不下百種。就中尤使人驚異者，如元南阜書堂刻《東坡樂府》，元廣信書院本《稼軒長短句》，真是奇書佳槧，雙美作合，罕遇難求，都是得之楊氏海源閣者。明刻百五十許種中，竟有嘉靖紹陶室刻《雜劇十段錦》，為錢遵王、朱竹垞舊藏，不能不使人驚歎其目光如炬，能拔佳本於書叢。

宋元之外，先生特好鈔校。嘗於致徐積餘函中自述「遲近頗嗜名賢手抄手校之書，其趣味勝於宋元槧本」，時在一九二六年。此藏書又進一境之證。憶一九五二年訪北京圖書館，適先生獻書初至——尚未開箱，趙斐雲先啓一箱，俾快先睹。因取三數小冊憑几觀之，皆鈔校也。漫閱一過，竟費半小時，其紙墨裝潢、題跋鈐記，中人欲醉。祇能廢書興歎，因知自莊嚴堪中有佳品如許。丁丑（一九三七）歲暮，先生以海源閣藏宋本《王注蘇詩》從傅沅叔易得明鈔《席上輔談》，有黃薨翁金少章跋；明鈔《賓退錄》，有孫岷自跋；陳西畝校宋本《邵氏聞見錄》三書。去宋得鈔，自言「亦頗快意」。此折本生意，常人必不肯為者。又以明景宋鈔《文苑英華》向沅叔易得顧千里校宋本《嘉祐集》，皆苦愛鈔校之證。又曾於

書買手中高值得所藏宋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之黃堯圃失群舊跋兩通，合浦珠還，大喜過望。先生嘗取所藏宋本殘冊贈故宮，使殘書得完，皆是此意。余嘗得黃堯圃跋宋本毛詩一頁於海虞瞿氏，綿紙恭楷。此正《堯圃藏書題識》開卷第一篇，惜原書不知流落何許矣。

先生愛惜舊本舊裝，如護頭目。稱讚海源閣舊藏書，皆能善保原裝原式。在跋元本《注心賦》時說：「楊氏藏書，皆善保舊裝，不輕改易」，又說「楊氏書初出時，細審之無一指爪痕。想見當年藏書之謹惜。敬夫（楊氏後人）未克嚴守此戒，傳之者多非真知篤好之人，不知毀卻多少好書矣」。愛書之意，真情見乎詞。又跋鈔本《緯略》說：「余所見古書能多存舊裝者，當推海源閣，若今人知重此者，益鮮矣。」又於錢曾述古堂鈔本《李文公集》跋中說：「余初見此書時，尚是舊裝一冊。與《結一廬書目》合。旋為書估改裝四冊，古意遂漓矣。余嘗謂書之精神在紙光墨采中，非極渝敝，不可輕付裝潢。況世之能手如錢半巖者又不可多得耶。」賞鑒古書，能從美學高度認識，先生是第一人。能從此一層次領會書趣，方是真的愛書。對不良的讀書習慣，更是深惡痛絕，他說：「余每見人以爪侵字，以唾揭幅，心痛之如割截肌膚。不知天下多少好書為此輩毀卻。紙之筋絡極細，一斷即不可復續矣。」言之痛切，有如此。晚近「藏書家」並不知書，往往計冊論錢，書賈遂襯紙增厚，分一冊為多冊，舊裝遂不可復見。

先生品書，眼光開闊，堂廡甚大。宋元明刻之外，亦重視清刻並活字本。在跋嘉慶庚山草堂本《新安二江先生集》時說：「寫刻精好，紙墨瑩潔，開卷便有驚人之處。余嘗謂清代刻本可上追趙宋，下俯朱明，正指此等書而言。」這不僅是卓識，也是確評。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日記，「忽發收集清代活字本之興」。家書云：「我現在工作讀書之外，經常到古玩鋪古書鋪一走。……書籍只限於清代活字本。以前藏書家皆輕視之，都不經意。一經收羅，趣味無窮。清代活字以木活字為多，我收到銅活字兩種、泥活字兩種，皆罕見之品也。」先生收清活字本，迄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開始時停止。五年中共得四百餘種，皆捐贈天津圖書館。每年所得近百種，可見收書興致不異昔時。先生餘興所至，兼及敦煌卷子、古璽印、書畫、舊墨，並注意及王孝慈所藏的譚叫天戲目附題跋，可見興趣之廣。他又注意到清刻

書所用的開化紙，這也是近代藏書家（如陶湘）所愛好而無人做深入探討的。他的《溫飛卿詩集箋注》跋，可看作最簡淨的開化紙源流考。

「開化紙之名始於明代。明初江西曾設官局造上等紙供御用，其中有小開化較薄、白榜紙較厚等名目。陸容《菽園雜記》稱衢之常山開化人以造紙爲業，開化紙或以產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內府刻書多用開化紙模印，雍正乾隆兩朝尤精美，紙薄而堅，色瑩白，細膩腴潤，有撫不留手之感，民間精本亦時用之。嘉道以後質漸差，流通漸稀，至於絕跡。此書是康熙時印本，紙之瑩潔細潤皆遜於雍正、乾隆兩朝，非比較不能鑒別，辨其差異。偶有所會，聊記數語於此，他日當取清內府印本以證之。」

這是弢翁九十二歲時所寫。有考證，有實驗，是一篇精妙的小論文。從中可見他實事求是的態度，是做學問最難得的品格。弢翁其他考訂版刻精粗、流傳端緒的跋文，都可作爲是觀。

先生十分重視舊本刻工，曾輯有宋元刻工姓氏錄，不祇可爲版本考訂之助，更有重視刻字工人勞動之意，於《古文辭類纂》題識中說：「此本是清代乾嘉間金陵名工劉文奎、劉文楷兄弟所刻。寓流麗於方整之中，紙墨瑩潔，傳世甚稀，良可珍玩。清代乾嘉間金陵刻書習用劉氏方整之體，獨穆大展則用楷書精刻，余所見有楷書刻《昭代詞選》、摹元人書《兩漢策要》，皆精妙絕倫。」他還考定大展生平身世，撰成小傳。更值得紀念的是他對「文革」中上海朵雲軒所刻的《稼軒長短句》的賞識。弢翁在一九八〇年家書中說：「昨見木刻《稼軒詞》，名爲仿元，實是自成一格，寫刻殊佳。我眼饞，竟費廿八圓買了一部，惜紙不佳，如得佳紙佳墨，不在董刻之下也。」又於此書題識中說：「今見此書，秀麗精美，直欲上繼康熙時揚州詩局之遺風，不禁驚喜。惜仍承襲輕視勞動人民之舊習，不著書於刻工姓名。」後來終於打聽到此書刻成始末及書手、刻工姓名，著於跋尾。此書確是精美的佳刻，在十年動亂中刻成，真是奇蹟。記得在北京飯店訪謁弢翁時，他曾以此事見詢，惜當時未見此書，無由應對，爲可愧耳。

藏書者必廣聚歷代公私藏書書目，以爲參考。旁及書影，先生於此事最所究心，所聚極繁富，尤重視字內及日本景印本，每見必收。又以餘力傳刻舊本。新中國建立初期上海周宅藏書散出，於肆中收得